原文链接：https://wyw.hwxnet.com/article/14.html
阅读次数：109,121

扫描二维码
快速查阅文章

# 怎样学习古代汉语

王力

今天我来讲怎样学习古代汉语，这个问题分以下五方面来谈：一、历史观点的树立；二、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结合；三、词汇学习的重要性；四、语法的学习；五、学习的具体措施。

## 一、历史观点的树立

我们都知道语言是发展的，它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，但同时它也不可能变化得很大，因为它一方面有发展，一方面还有它的稳固性。因为有继承，所以几千年前的汉语和现代汉语有许多共同处，这是继承的一方面，但它也有发展的一方面，这就是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有所不同。因此，我们学习汉语首先须树立历史观点，知道它有相同，有不同，有继承，有发展，这对我们学习汉语是有很大好处的。

现在就词汇方面来谈，词汇方面也是有继承有发展的。那末我们对语言的发展要注意什么问题呢？如果是很大的不同，容易发现，也容易知道它不同。古代没有的东西，现在有的，语言的表现就不同。如现代的飞机、拖拉机以及各种科学和工具，都是古代所没有的，当然它就不同；还有些东西是古代有现在没有的，因为古代有许多风俗习惯和工具，都是现在所没有的，所以不可能在现代汉语中找出从前古老的词汇来，这种大不相同的地方，大家都容易注意到。但是，有些并不是大不相同，而是大同小异，古代的和现代的看起来好象是一样的，可是真正仔细考察起来，却并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发展来的，两者不可能有很大不同。刚才说的很大的不同，只是小部分不同，大部分都是大同小异的。因为从古代来是有继承的一面，但由于时代的不同，它也有发展的一面，所以我们学习古代汉语，特别要注意又同又不同、大同小异的地方。

现在举例来说：“睡”字不但现代有，古代也有，古书上的“睡”字似乎也好懂，也没有问题。可是仔细一看，却并不完全一样。“睡”字在汉代以前，是坐着打瞌睡的意思，和躺在床上睡觉的意思不同。《战国策•秦车》中说：苏秦“读书欲睡，引锥自刺其股，血流不止。”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：苏秦一面读书，一面想打瞌睡，于是他用锥子刺他的大腿，他就醒了。这个“睡”就是打瞌睡的意思。因为读书是坐着的，他并不想睡觉，而只是因为感到困乏想打瞌睡，所以用锥子刺他的大腿。如果说他读书时想睡觉，那岂不说他太不用功了。又如，《史记•商君列传》：“卫鞅语事良久，孝公时时睡，弗听。”这句话是说卫鞅和秦孝公谈话，秦孝公不爱听他的，所以说孝公时时打瞌睡。这

个“睡”字如解作睡觉就不对了。因为他们尽管是君臣关系，秦孝公也决不会如此不礼貌，竟躺在床上睡起觉来了。所以，每一个词的意义都有它的时代性，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，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换了时代后，我们就不能以老的意义去看它了。例如唐朝杜甫的《彭衙行》中有一句话：“众雏烂漫睡，唤起沾盘餐。”是说小孩们随着大人逃难，到了一个地方后，孩子们困极了，倒在床上睡得很香。如以汉朝以前的意思来讲，说孩子们打瞌睡，那就不通了，因为要说小孩们打瞌睡，就不能睡得那么香。

池塘的“塘”字在唐朝以前的一般意思也和现代的很不一样。原来的“塘”字，是指在河旁边防水的堤而言，唐诗崔颢《长干行》中有“君家何处住，妾住在横塘”之句，句中的横塘是地名，一定是在堤的旁边，她决不会住在池塘里。又如谢灵运的《登池上楼》中有“池塘生春草，园柳变鸣禽”之句，这里的“塘”就是堤的意思。说春草生在堤上是可以的，决不能说它生在池塘里。总之，“塘”字在唐朝时的意义和现在的意思不一样。

又如，“恨”字在汉朝以前，一般的不讲作仇恨的意思，只当遗憾的意思讲。在古代，恨和撼是同义词。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中说：“先帝在时，每与臣论此事，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。”这句话是说，刘备在世时，常谈到汉桓帝、灵帝时宠信宦官的事，感到悲痛与遗憾。这里的“痛恨”，不能用现在的“痛恨”来解释，因为桓帝、灵帝都是汉朝的皇帝，诸葛亮怎能痛恨皇帝、骂皇帝呢。

书信的“信”字。在汉朝以前，写信不说写信，说“作书”或“修书”。当时“信”就叫“书”，带信的人才叫“信”，如带信的使臣叫“信使”，所以在古代，“信”和“书”的意义不同。《世说新语•雅量》中“谢公与人围棊，俄而谢玄淮上信至，看书竟，默然无言。”是说谢安正与人下围棋时，他的侄子谢玄从从淮上派人来了，谢安看信后默默无言。这里面有书有信，“信至”的“信”和“看书”的“书”的意思不一样。

“仅”字在唐朝时和现在的意义不但不一样，且相反。现在的“仅仅”是极言其少，而在唐时，则极言其多，有“差不多达到”的意思。杜甫在《泊岳阳城下》中说：“江国逾千里，山城仅百层。”他说当时的山城差不多达到一百层，是很高的意思，不能拿现在的说法，说它仅仅一百层，这样就不通了。

韩愈在《张中丞传》中说：“初守睢阳时，士卒仅万人。”就是说他在安禄山造反镇守睢阳时，守城的士兵差不多达到一万人，他都认识他们并能叫出他们的名字，这是很了不起的。如以现代的解决，说仅仅一万人那就不对了。

从词的意义的变化，可以看出历史观点的重要。我们要研究古今这些词的意义的异同，哪些相同，哪些不同，应该搞得很清楚。因为看古书，太深的字不怕，我们可以查字典得到解答。如“旲”字，这个字太深，但我们从《康熙字典》上可以查出这个字就是道家的“天”，一点也不难。又如“墬”字，这个字也很深，但是我们一查《辞海》，知道它就是“地”字。所以说，难字难不倒我们，容易的字，倒易迷糊。刚才举的许多字，都是很容易的字，每人都认识它，由于太熟悉了，所以古今的

不同就容易忽略，容易放过，这样使我们读古书读得半懂半不懂，实际就是不懂，那就有点象我们读日文，许多字我们认识，就是不懂它的意义。当然读古代汉语不能与读日文相比，但是一点是相同的，那就是不要以为字很熟就懂得它的意义了。所以说，我们必须要树立历史观点。

## 二、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结合

怎样来学习古代汉语？这有种种不同的方法，效果也不一样。一种是重视感性认识，古人就采取这种方法。古人学习一篇文章，强调把它从头到尾地来熟读和背诵。古人读书从小就背诵几百篇文章，重视感性认识。学校成立以后，尤其是五四以后，逐渐喜欢讲道理，解放以后，更要求讲规律。不管讲道理和讲规律，都是重视理性认识。这两种办法到底哪一种好？我认为两种办法都好，两者不能偏废，不能单采取一种办法。特别现在大家学习古代汉语，很急躁，想很快学好，容易偏重理性认识，要多讲道理多讲规律。我认为单讲规律，单讲理性认识，没有感性认识，是不对的。古人几千年来学习汉语的经验是讲求背诵，这种读书的方法似乎是太笨，其实并不笨。现在有些青年说，古代汉语难懂，好象比外语还难懂。这话过分了一些，无论如何古代汉语不会比外语难懂，可是其中也说明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说，我们要以学习外文的方法去学习古代汉语。学外文的经验，首先强调记生字，还要背诵，把外文念得很熟，然后看见一个字、一个词、或读一本书，马上能了解它的意思。最高的程度，就是看书不查字典，举笔就能写文章，说外语时脑子里不用中文翻译，随口而出。过去普通懂外文的人说外国话时，先考虑中文怎么说，然后再翻成外文；外文程度好的人，就不需要先在脑中翻译，可以直接用外文来想。学习古代汉语的经验和学外语的经验差不多。我们要能看到字就知道这字在古代怎样讲，用不着想这个字或这句话在现代是怎样说，在古代怎么说，就好象已经变为古人的朋友，整天和古人在一起谈话似的，这样的效果就很好。

古代人学习古文，不但读的是文言文，而且连写的都是文言文。他们对家里人说的是一种话，关在书房里说的是另一种话，他对古人说古人话，甚至还对朋友说古人话，慢慢地训练成为能说两种话的人，就成为语言学中所谓“二言人”。这种人精通两种话，说哪一种话都用不着想。比如一个孩子是四川人，家住在北京，他在家里讲四川话，在学校里讲北京话，两种话都能说得很好，这种人很不少。我们学习古代汉语也需要培养这种人，就是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样都精通，拿起古书来好象跟古人在谈话，不象现代人，等到拿起《人民日报》时，又变为现代人了，这样就容易学好。所以现在连中学都逐渐鼓励背书，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。背书就是重视感性认识，是有效果的。我们原来向同学们提出背诵时，大家表示欢迎，后来因为没有时间，有困难，他们就又说：“不要背古书了吧，因为古人的思想不对头，有毒素，念熟了容易受他的影响。”我认为不能这样说。因为我们现在选读的古文，大都是思想健康的，即使有一点儿毒素也没有什么可怕，因为我们还有马列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吗？还怕封建思想的毒害？我怕斗不过它吗？所以我们读古书还要背诵，强调感性认识。我们认为要有足够的感性认识，才能提高到理性认识。

我们学习古代汉语，找出一条经验，就是要把三样东西结合起来学习。一是古代汉语文选，二是常用词，三是古汉语通论。我们要把常常见面的词记熟了，学古代汉语和学外语一样要记生字。古代汉语大概有一千到一千二百个常用词，把它象学外文记生字那样地记住，大有好处。不要记那些深奥难懂的字。从前教和学古代汉语的人都走错了路，专记那些生僻的字。如那时小孩子喜欢找一个难懂的字去考老师，这样做是没有好处的。我们应研究那些在古书中最常见的字。那些不常见的字，你研

究它有什么好处呢？同时常用词中，我们还要记它常用的意义，那些生僻的意义，可以不记它。比如一个字有五个常用的意义和五个生僻的意义，那我们就要去记那五个最常用的意义。所以我们要搞常用的、普遍的，不搞那些特殊的、奇怪的。同学们认为记常用词很有用处，因为一个常用词一般在这里是这个意义，在别处一定也是这个意义。要不是这种情况的话，那就要另作处理了。譬如稍微的“稍”字，这个字现代和古代的意义不一样。“稍”字在古代当做“渐渐”讲。《汉书》里有一句话：“吏稍侵凌之”，是说一个人做官很老实，连衙门里的小官吏，都渐渐地欺他老实。这里“稍”字就含有渐渐地、得寸进尺地去欺负他的意思。如解作“稍微”的话，就不对了，因为不能说稍微地去欺负他。直到宋代，“稍”字还是这个意思。苏轼的诗中有“娟娟云月稍侵轩”之句，是描写他从一个地方回家时看见月亮慢慢升上去，渐渐侵入窗户中的景色，是非常富于诗意的，如果说月亮“稍微”侵入窗户时，就完全没有诗意了。这样我们如掌握了“稍”字这个常用字的词义后，到处就能用“渐渐”来解释它了。

再说“再”字在古代汉语中当两次讲。“再来”就是来两次，“再会”就是会两次。所有的“再”字，都当这讲。古代汉语中的“五年再会”，如现代汉语来讲，是说五年后再见。古代汉语则解作“五年之内会面两次”。两者差别多大！所以如果掌握了常用词的词义，就到处用得上了。

古汉语通论，就是讲理论、讲道理、讲规律。讲古代语法、语音、词汇以及文字学的一些道理，来帮助我们深入地了解古代汉语。三部分中的文选是感性知识部分，古汉语通论是理性知识部分，常用词既是感性又是理性，说它是感性，就是说它当生字来记，说它理性，就是掌握词义后到处可用，也可说掌握它的规律。把古代汉语分为文选、常用词、古汉语通论三部分，把理性知识与感性知识好好结合起来。此外，我们还要强调自己动脑筋，想问题。这样的要求是比较高一些，可以提出，但不要对一般同学提出这要求。古代汉语怎样能懂呢？把很多的文章凑起来，加以分析、概括、领悟，就能懂了。如“再”当两次讲，就是从每一篇有“再”字的文章中去领悟它的意义是否一样，当你发现所有的“再”字当两次讲时，你就恍然大悟，知道这个“再”字当两次讲了。所以这是领悟处来的、归纳概括出来的。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东西，你从许多文章中加以研究、分析、概括，真的意思就找出来了，比查字典还好。因为字典本身有缺点，如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、《说文解字》等，都是以文言文来解释文言文，看了以后仍不懂，等于白看了。

另外，字典中的解释并不都很完善，还有待我们的修正和补充。如“再”字当两次讲，在《说文》中是讲了，普通字典就没有这样解释。所以要我们自己去悟它，琢磨它，就可以搞懂这种道理。

再以学外文为例，要学好不能单听老师讲，还要自己动脑筋去悟去领会它。特别中国人学欧洲文字，它和我们中文很不相同，有些地方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，是书本所没有讲的，是需要我们领悟出来的。学汉语也是如此，我们不但懂了，而且还要悟出道理来，这就是创造。一方面我们学懂了，而且还做了研究工作，所以说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结合是很重要的。

### 三、词汇学习的重要性

学习语言有以下四个方面：一是语音，就是这几个字怎样念；二是语法，就是句子的结构。如说“我吃饭”，有的国家和民族就不是这样说，如日本人说“我饭吃”。又如“白马”，我们许多少数民族说成“马白”，等于我们说“白马”。总之，句子的结构都有一种法则，这就叫语法。三、词汇是一切事物、行为和性质的名称。如“天”字，英语说成ｓｋｙ，俄语读成ｈｅσｏ，都不相同。第

四是文字，是语言的代表。假如文字不算在内的话，那末我们学习语言就只有三个要素：语音、语法和词汇。

语音问题不大，因为我们读古书不一定要学古人的读音，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古今读音的不同。如“人”字，北京音读“ｒｅｎ”，上海音白话读作“ｎｉｎ”，文言读“ｚｅｎ”。据我们的研究，古人“人”字的读音和上海白话的“ｎｉｎ”差不多。这种东西对于我们学习古代汉语来讲不太重要，古人读音可以让专家去研究，我们一般仍按北京音去读，上海人就按上海音去读好了。

语法比较重要，但不是最重要的一种，我们过去教古代汉语常常有一种误解，以为语法讲法则，只要把古代汉语的语法研究好了就等于掌握了规律，完成学习古代汉语的任务了。其实不然，因为语法有很大的稳固性，它变化不大。如“我吃饭”，在古代和现在差不多。特别是比较文的话，如“抗震救灾”，从古代到现在都一样。语法变化不大，所以我们放弃了词汇不研究，专去研究语法还是不解决问题。再说我们的前辈学古文，也不是从语法入手，他们都是念得很熟，能背诵，那时恐怕还不懂什么叫语法，可是他们学习得比我们现在一般人还好。所以我们应着重在词汇方面。我们不能象学外语语法那样，因为外语的语法和我们的差别太大，不学好是不行的。我们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差别不大，所以我们学习的重点应放在词汇上面，要注意词义的古今异用。首先我们要攻破词汇关，特别是要掌握常用词。我们常有这种想法，感到古人的词汇很贫乏，不够用，不象我们现在那样的丰富。应该说现代汉语的词汇比过去丰富，但不能说古代汉语的词汇很贫乏。我们应该注意古人的许多概念分得很细，可是由于我们不了解，把它混同起来了而感到贫乏，其实在某些地方，比我们现代分得还细。例如，古人说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五色，是正色。此外，还有别的颜色，如青黄加起来成为绿色，白色加青色成为碧色，赤色加白色成为红色，黑色加赤色成为紫色。从颜色来看，分得很清，不简单。再以红色来讲，红有粉红、大红，古人却只有红色，是不是因为没有粉红而觉得贫乏了呢？其实不然，古代大红叫赤或叫朱，粉红才叫红。《论语》中孔子说：“红紫不可为褒服。”因为红紫不是正色，赤才是正色。“红旗”是用现代汉语说的；日本《赤旗报》的“赤旗”两字，倒用的是我们古代汉语。但是，从词义讲，我们要注意时代性。红在古时作粉红讲，但到唐朝时却当大红讲。如白居易的词中说：“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”这里的“红”就是大红，和现代的意义是一样的了。再讲蓝色，古人叫青。青草的“青”，青天的“青”，就是蓝色的意思。所以我们不能说古人没有蓝色的概念，不过它是以“青”字来表示罢了。古时的“蓝”，不当蓝色讲。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这个成语中的“蓝”是染料，用它来染丝棉织物时，它的颜色是蓝的。它的意思是说：青色从染料中出来，而它的颜色却胜过染料本色。如解作青色出于蓝色，且胜过蓝色，这就乱了。刚才讲过白居易词中的“春来江水绿如蓝”，其中的“蓝”，也不是青色，是说水色绿得好象染料一样，并不是说绿色比蓝色更绿，反则不象话了。由此可见，古人的概念还是分得很细，由于我们不注意，了解得不够，所以觉得古人的词很多，可用起来意思却是一样而显得贫乏了。其实我们真正深入地去进行研究时，就会发现古人的概念是分得很细的，有些比较我们现在还细。

现在来讲几个字：“寝”“眠”“卧”“睡”“寐”“假寐”。这几个字，虽然同是与睡觉发生关系的概念，可是分得很细。“寝”是躺在床上睡；“卧”是倚着矮桌子睡；“眠”是闭上眼睛，没有睡着；“寐”是闭上眼睛，没有知觉，也就是睡着了的意思。古人说“眠而不寐”，就是闭着眼睛没有睡着。“睡”是坐寐的意思，就是坐在那里睡着了；它和“寝”不同，因“寝”是躺在床上睡的。“假寐”就是不脱衣冠坐在那里打瞌睡。单从上述有关睡觉的概念来说。 已分为六类，由此可知

古人的概念还是分得很细的。

现在再举“项”“颈”“领”三字为例。这三个词的概念在古代汉语中也分得很细。“领”是指整个脖子。如“引领而望”是说伸长着脖子在远望；“首领”是脑袋和脖子的总称；“项”是指脖子的后部。古人的成语“项背相望”是说：一个跟着一个在走，后面的人望着前面人的“项背”，如说“颈背相望”那就不对了，因为在背后的人是不能望见前面人的颈子的。如说“领背相望”也不好，因为没有说清楚后面的人望着前面人的“项”。“颈”一般是脖子的前面。古人说“刎颈”是自杀的意思，如楚霸王项羽刎颈自杀了，不能说“刎项”，因为“项”是在后面的，那就自杀不了。所以古人对词的概念在有些地方是分得很细的，不能说它贫乏，相反地，在某些概念上倒是分得很清楚的。

再举例来说，关于胡子的问题，古人分为“须”“髭”“髯”三个概念。口下为“须”，唇上为“髭”，两边叫“髯”。关公的髯很长，所以叫“美髯公”。总的名称，也可以用“须”字。我们现在没有这样丰富的概念，不管是上面的、口下的、两旁的都叫作胡子。概念的多少，分得细不细与时代的风俗习惯有关。“须”“髭”“髯”之分，因为古时男子多数留须，所以需要加以区别。现在我们留胡子的人少，不需要分得这样仔细，统称为胡子就可以了。还有，在我们古书上，猪、马、羊、牛的名称种类很多，就是因为在畜牧时代，对初生的猪、一岁的猪、二岁的猪的名称，都需要分开，才能讲得清楚。所以说，一个时代跟一个时代不同，一个民族跟一个民族不同，因此也就不能简单地说古人的词汇是贫乏的。这是讲词汇的第一个问题。

前面提到，古人的词汇不贫乏。在日常生活中用到的词，古人都具备。照斯大林的讲法，这叫作基本词汇。在日程生活中用到的词，就概念来说，古人都有，不过他们所用的词跟我们现在不完全一样。比如“红”的概念，古人也有，不过用“赤”字来表示。现在的“睡”字，古人则用“寐”字。“睡醒了”，古人也有“醒”的概念，不过是用了“觉悟”的“觉”或“寤”字。这个“醒”是后起的字，上古时代没有。我们现在讲“睡觉”，在古时只是“睡醒”的意思。上古时代没有现在的“泪”子，这自然不能表明古人没有“泪”的概念，上古时代，用“涕”字来表示。《诗经》有句话：“涕零如雨。”是说眼泪留下来象雨一样。如果我们不了解它的意思，把它当成“鼻涕”的意思，那就会解释成“鼻涕留下来象雨一样”。这就不对了。那么，古人用什么字表示鼻涕呢？是个“泗”字。《诗经》有“涕泗滂沱”的话，是说眼泪、鼻涕一起留下来。还有上古时代，没有“睛”字，这个“睛”字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眼珠子。古人有“眼珠”的概念，是用“眼”字表示的。所以伍子胥死时，他曾说过把他的眼挖出来，挂在城门上的话。那时说挖眼就是挖眼珠的意思。那末古人用什么字来表示“眼睛”的概念呢？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“目”字。这个“目”字，现在还用。再有“高低”的“低”字，上古时候也没有。那时用“下”字表示“低”的概念。古书中常常由“高下”的说法。孟子曾说过：“如水之就下”，即水往低处流的意思。根据以上所说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，现在的一般概念，古人都有，至于用什么词来表示，那和现在不一样。

关于古代词汇，现在我们好象懂得，但又不一定真懂。要注意，有些词，不要以为讲得通就算对。讲通了有时也会出错。有时讲起来似乎不会有什么问题了，其实不然，恰恰还有问题。刚才提到苏东坡的诗句“娟娟云月稍侵轩”，其中的“稍”字作“稍微”讲，也能讲得通，但这样的讲法不对。另外，“时不再来”这句话，出在《史记•淮阴侯列传》，那里说：“时乎，时不再来。”“时不再来”这四个字，大家都认识，用现在的话解释，就是“时间不再来”，这样讲好象不难懂。其实这样结束是不对的。“时”不作“时间”讲，而是“时机”的意思。“再”是两次，“再来”是来两次。整句话的意思是“时机不会来两次”。可见讲通了的未必就是对的。再举个例子，《史记•万石张叔

列传》有“对案不食”的话，这好象容易懂，“案”是桌子，“对案不食”就是对着桌子吃不下饭。因为当时万石君的儿子作错了事，万石君很伤心，吃不下饭，他儿子因此就悔过。所以这个故事中错用了“对案不食”的话。但要知道，汉朝时候没有桌子，古人是“席地而坐”的。“案”这里不能当桌子讲，是一种有四条腿的托盘，可以用来放饭菜。古人吃饭时，就把饭菜盛在托盘里，因为它有四只脚，可以平放在地上。“对案不食”，是说对着盛放着饭菜的托盘，吃不下饭去。这样讲就对了。如果这里把“案”讲成桌子，虽然也能讲得通，可是在别的地方就讲不通。语言是有社会性的，一个词在这里这样讲，能讲得通，在别的句子里讲不通。“举案齐眉”这个成语里，把“案”讲成“桌子”，那就讲不通。“举案齐眉”的故事是说从前的夫妻二人，丈夫叫梁鸿，妻子叫孟光，他们相敬相爱。孟光给她丈夫送饭，把盛饭菜的盘子举得和眉一般齐。“案”只能解释为“盘”，如果要讲成桌子，那孟光一定举不起来了。总而言之，对古人用词，要有敏感，要仔细分析，要从大量的材料中进行概括，进行比较，通过自己的思考，把它弄清楚。单纯地靠查字典，那是不够的。

## 四、语法的学习

刚才讲到，语法没有词汇那样重要，因为古今的语法变化不大。但这不等于说，古今语法没有变化，也不等于说我们可以不必学古代汉语语法。

关于古代汉语语法，我想可以找些书看看。比较通俗的有杨伯峻的《文言语法》。因此我不详细讲了，只能举些例子说说。

常常由人提到，在否定句中有个词序问题。所谓否定句，是指含有“不”“莫”这一类字眼的句子。比如“不知道我”，古人说的时候，要把词序颠倒过来，说成“不我知”。这就是说，在否定句中要把宾语提到动词前面去。还有“你”字，古代说成“汝”。“他”字说成“之”，“自己”说成“己”。这一类都是代词，在否定句中，如作宾语用，一律提到动词前面，说成“不我知”“不汝知”“不之知”“不己知”。这可以说是一条规律，用得很普遍，几乎没有例外的情况。

疑问句中的宾语，也要提前。不过这里有的限制，宾词必须是代词。比如“何”字，是个代词，它在“尔何知”这句话中作宾语用，需要提到动词前面。如果不提前，说成“尔知何”，那不合语法。有个成语“何去何从”，意思是离开什么，追随什么。这个“何”字也在动词的前面。《孟子》中有句话：“先生将何之。”“之”者，往也，是“去”的意思。这个“何”是动词“之”的宾语，需要提前。上古时候，“往”字不带直接宾语，因此这句话不能改成“先生将何往”。何以见得？这可用《孟子》中另外一句话作比较说明。《孟子》中有句话说：“天下之父归之，其子焉往。”这个“焉”字作“于何处”讲，而“于”是介词，所以“焉”能当“往”的间接宾语用。

学习古代汉语语法，要仔细进行分析。宾语要提前，得有条件，那就是必定在否定句、疑问句的情况下。另外，宾语必须是代词，如果普通名词，那就不能提前。比如说“不骑马”，就不能说成“不马骑”。“知我”，不能说成“我知”，因为这不是否定句。如果学习时，忘了这些条件，那就容易出错。《论语》中说：“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”意思是不怕人家不知道自己，只怕自己不知道人家。这句话中，“不己知”中的“己”字，提到了动词前面，“不知人”的“人”却没有提前。这些地方都值得注意。语法方面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，有的可研究得很细。不妨再举个例子。“之”和“往”有分别，“之”本来是“往”的意思，但从语法上看，“之”不等于“往”，其中有差别。“之”的后面可以带直接宾语，而“往”则不能。比如说到宋国去，可说“之宋”，到齐国去，可说“之齐”，但不能说“往宋”、“往齐”。总之，关于学习古代汉语语法，因受时间的限制，不

能多讲。上面所讲的，只想说明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我们也要注意学习语法。

**五、学习的具体措施**

提到具体措施，首先是要拿出时间，慢慢地学。应当循序渐进，不能急躁，不能企图一下子就学好。这就是所谓欲速则不达。学外国语，有所谓“俄语一月通”，一个月内学通俄语，那种学法是不会学得牢固的。学习古汉语也一样，不能企图一两个月学好。我们说，学古汉语，学一二年不算多。北大学生，每周学四小时，学二年，还只能学到一般的东西，谈不到学得深透。学习不能速成。我知道大家想学得快学得好，希望能讲些规律，以为掌握了规律就算学好。规律是需要讲的，但不能把规律看得很简单。学习语文是个反复的过程，快了不行。比如给古书断句，很不简单，常常有点错的情况。点错的或点不断句的，那他一定不懂书的意思，就算是点对了，也还不能说他就一定懂。同学们常点不断句，他们提出问题，问怎样点才能点得对。这就涉及到掌握规律的问题。不会断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有词汇方面的原因，有语法方面的原因，还有不了解古时风俗习惯的原因，等等。可见规律是很复杂的。如果只是讲规律，不从感性知识方面入手，那是不行的。两者应结合起来。刚才有人提了这样那样的问题，我想总的回答一句，就是学得多了，才能逐渐积累起来，积累多了，问题就解决了。要不然，一个一个问题解决，零星琐碎，而且还达不到自己的愿望。那么，究竟怎么办呢？我看要多读些好文章。可以读读《古文观止》，这书市面上有卖的，其中一共有两百多篇文章，不要求都读，可以少读些，读三五十篇就可以。要读，就要读些思想性较好的或自己爱读的文章，最好能够背诵，至少要读熟此外还可念些诗，读读《唐读三百首》。三百首太多，不妨打个折扣，也挑选些思想性好、爱读的诗读读，读一二百篇也就可以了。要读得熟，熟能生巧。所以学古汉语的最基本要求，就是念三五十篇古文，一二百首唐诗。宁可少些，但要学得精些。

另外，要学些常用词，这也很重要。关于常用词，只要认真学，是容易掌握的。那些过深的词，可以不必学它。如果要求高些，还可以念些较深的书，如《诗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。可以先念《孟子》，再念《论语》，这两部书都比较浅。《诗经》稍难些，可以最后学。前两部书可整个念，最末一部可以念选本。《论语》可以选用杨伯峻的《论语译注》，《孟子》可读兰州大学中文系编的《孟子译注》，《诗经》可以采用余冠英的《诗经选》。除此以外，在学习方面还有更高的要求，这里就不多讲了。

诸位都是机关干部，各人的情况不一样。大家可能不会有很多时间学古代汉语，那就不妨少学些。诸位读古文，可能有困难，就是看了注解，也不一定全懂。要慢慢地学。有个函授学校，可以帮助诸位解答一些问题，下次王泗原同志还准备给诸位讲古文。当然不可能讲得很多，只能起一些示范作用，主要还得靠自己去学。我想只要能熟读，即使不懂也没有什么问题。现在有个尝试，小学生读古文，准备他们学不懂，这没有关系，只要熟读了，慢慢地就会懂的。这些话与刚才讲的要仔细地读，好象有矛盾，其实这里没有矛盾，刚才说的那些，都是从较高的要求提出的。我们不要有惧怕的心里，因为古汉语中，一定有容易懂的地方。能懂一些，就会培养出兴趣来。有了兴趣，就能慢慢地读通古文。北大的学生在学校要学二年，诸位不妨读它三年或更长的时间。我相信你们是一定能够学得好的。这也算是我对你们的希望吧！

**精彩网址推荐**

汉语言文学 https://www.hwxnet.com/
在线新华字典 https://zd.hwxnet.com/
汉语词典 https://cd.hwxnet.com/
成语词典 https://cy.hwxnet.com/
繁体字转换 https://jianfan.hwxnet.com/